

俗事

正当谷雨弄晴时

□梁永刚

谷雨，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三月中，自雨水后，土膏脉动，今又雨其谷于水也。雨读作去声，如月中谷雨之雨。盖谷以此时播种，自上而下也。”

在古代，乡间几乎没有任何水利设施，庄稼“靠天收”，老百姓“靠天吃饭”，故而流传着“春雨贵如油”的说法。只有天上下雨，滋润万物，百谷才能茁壮生长，丰收有望。《通纬·孝经援神契》曰：“清明后十五日，斗指辰，为谷雨，三月中，言雨生百谷清静明洁也。”《群芳谱》有言：“谷雨，谷得雨而生也。”关于谷雨的来历，民间还有一个说法是为纪念造字的仓颉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仓颉造字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黄帝于春末夏初发布诏令，宣布仓颉造字成功，并号召天下臣民共习之。相传因仓颉造字有功，感动了天帝，当时天下正遭灾荒，便命天兵天将打开天官的粮仓，下了一场黄澄澄的谷子雨，万民得救。后人因此把这天定名“谷雨”，成为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。

作为春夏之交的一个节气，谷雨到来便意味着春天离去。料峭的春寒已经结束，柳絮飞舞，杜鹃夜啼，牡丹吐蕊，樱桃红熟，呈现一派浓郁明媚的暮春景色。中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：“第一候萍始生，第二候鸣鸠拂其羽，第三候戴胜降于桑。”意思是说谷雨后因降雨量增多，水面的浮萍开始生长，接着布谷鸟振翅飞翔提醒人们播种，然后是在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了。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谷雨三月中》，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谷雨三候的物象：“谷雨春光晓，山川黛色青。叶间鸣戴胜，泽水长浮萍。暖屋生蚕蚁，喧风引麦莠。鸣鸠徒拂羽，信矣不堪听。”

对于喜爱品茗的喝茶之人来说，谷雨是一个美妙宜人的时节。空蒙的雨雾中弥漫着丝丝缕缕的诗情画意，夹杂着细细碎碎的雨声，适合斟一杯清茶，细酌慢饮。谷雨是采茶的黄金时节，民间流传着“谷雨谷雨，采茶对雨”的谚语。谷雨前采摘的茶细嫩清香，味道最佳，故谷雨品新茶相沿成习。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谈到采茶的时节时说：“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，其时适中。”谷雨茶和清明茶同为茶中佳品，是好茶者的福气。谷雨前采制的新茶俗称“雨前茶”，泡后一片片嫩叶如枝头再生，色泽明亮、芳香四溢、沁人心脾，久泡仍余味悠长。三五知己，远离尘嚣，品茶谈诗，不亦乐乎。啜一口，便有缕缕清香盈满肺腑，尘世间的浮躁和功利被涤荡一空，一颗蒙尘的心顿时澄澈透明。

徜徉在诗林词苑中，关于谷雨的古典诗词可谓俯拾皆是，精彩纷呈，如“一缕缕清新淡雅的风，又似一幅幅意境深远的画。在古文人墨客的笔下，谷雨是一个温暖美妙的意象。唐朝诗人周朴的《春中途中寄南巴崔使君》，算得上描写谷雨的佳作：“旅人游汲汲，春气又融融。农事蛙声里，归程草色中。独惭出谷雨，未变暖天风。子玉和予去，应怜恨不穷。”

在乡间，农人们细数着一个个节气，踏着时令的节拍，播种希望，收获庄稼，喂养着一个个平淡的日子。谷雨节气也不例外，与农事息息相关。谷雨时节雨水增多，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，民间农谚有“谷雨时节种谷天，南坡北洼忙种棉”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等。谷雨前后，那些尘封的植物种子得以重见天日，经由农人粗糙的手掌，播撒进泥土之中，随着一场春雨，渐次在大地的怀抱中孕育出勃勃的生命和蓬勃的希望；再看那一地葳蕤的麦苗，昂起了头，挺直了腰，潜滋暗长，扬花灌浆，焕发出谷雨时节喜人的绿色、盎然的春意。

乡情

太行山下古村落

□刘云燕

太行山莽莽苍苍中，一些千年古村落，如一颗颗穿越时光的珍珠，依然散发着质朴的美感。

驱车来到石家庄鹿泉区的西胡申村。它安宁地栖息在太行山的怀抱中，阳光温暖和煦，蓝天湛蓝如洗。时值寒冬，古树的叶子已经落尽，粗枝显得遒劲有力。在树枝上，麻雀叽叽喳喳的，仿佛也从千年前飞到这里。

村口有几位老人在晒太阳，他们已经有八九十岁了。说起这个村子，他们用无比骄傲的语气说：“我们这个村原为打更铺。早先村南二十里都是遮天蔽日的树林，看不见日月星辰，只能靠听更判断时间。汉朝前，这里设打更铺。韩信也利用这里茂密的森林设伏，暗袭赵军。”小小的村落，竟然有如此多的历史传说。

别小看这个小小的村落，却是“山陕通衢”，秦皇古驿道的一部分。我从大路上拐弯，就进入了村落中。眼前瞬间出现了威严的石头房子，看上去坚不可摧。那些石头，一块块垒砌起来，严丝合缝。这些石头房就地取材，基本不用泥浆粘连，但精致坚固，冬暖夏凉。在高高墙壁上，有一扇小小的窗，似乎露着些许神秘。在那个窗框之后，曾有多少人向外张望。时光荏苒，房屋依然，而那些已经再也寻不见。

街道里很安静，看不到走动的行人。偶尔在门前看到几口褐色的水缸，配着微黄的墙壁，有点油画的视觉效果。有的石头房子已经破旧了，每一块石头，似乎都在无言地诉说着什么。石头房子配着黑色的木门、古老的门臼，似乎那门被“吱哑哑”打开，就能通往历史的那一端。走在村里，随处可见石碾、石磨、石槽，充满了古朴之美。

走到路的尽头，就是有名的观音阁。古老的拱形门洞，光滑的石头路，古老的驿路通往山陕，就从观音阁下穿过。至今，这里还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胡神铺路通山陕”。观音阁下的这条路是秦皇古驿道土门关至青石岭中的一段，遥想当年，人们将山西、陕西的物产运往华北，在获鹿（今石家庄鹿泉区）“旱码头”进行交易。如今，当年的车轮声、马的嘶叫声、人们的谈笑声都已经远去，唯留下这光滑的石板路。

村子里有一处院落，是当年骡马队歇脚的地方，往来的商人在这里休息、喂马，使得这个小村落曾经繁华一时。如今，曾经的繁华已经远去，整个村庄安静如世外桃源。我轻轻地抚摸每一块石头，仿佛历史就在眼前上演。在观音阁的旁边，依然有一口小井，旋转辘轳，还能把水打上来。站在高处看着这个村落，鸡鸣狗吠声此起彼伏，依山依稀，美不胜收。

在村子里，还有一株千年古柏，号称河北最古老的野生柏树，传说是韩信从家乡淮阴带来的。这棵郁郁葱葱，植于秦末汉初，树龄已有2200多年，人称“燕赵柏王”。这棵穿越千年的古柏，昂首挺立，默默地陪伴着这个深山中的古村落。

这个太行山下的古村落，古朴却暗藏历史，在时光穿梭中，散发着淡淡的美……

追寻 名人足迹 古代篇②

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被誉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形式。在元曲的发展中，真定（今正定）是个闪亮的名字，真定元曲作家群更是星光熠熠。白朴、李文蔚、尚仲贤、戴善甫、侯克中、江德润、史樟等人“名誉昭然”。他们不仅为元曲艺术的发展写下了灿烂的篇章，也创造了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峰。

真定：元曲文化繁盛之城

□本报记者 杨惠玲

元朝初年，真定城聚集了一批“名誉昭然”的作家，形成了以白朴为首，包括李文蔚、尚仲贤、戴善甫、侯克中、江德润、史樟等七人的作家群。因他们风格各异、题材广泛、引人入胜的杂剧创作，促成了真定早期杂剧的兴起和繁荣，为元杂剧的兴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从而奠定了真定作为元杂剧前期中心的历史地位。

元人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论著，书中所录元杂剧兴盛时期的作家56人、作品345种，其中真定作家7人、作品45种，分别占总数的12.5%和13%。以一座城与全国相比，这不能不说是相当高的比例了。

真定城 元曲的活动中心

春暖花开，灯光璀璨，古城正定游人如织。阳和楼上又传出了《墙头马上》悠扬的唱腔。这是正定县河北梆子剧团正在这里进行现场演出，引得游人驻足欣赏。

《墙头马上》的作者白朴，与关汉卿、马致远、郑光祖被誉为“元曲四大家”。这部剧是白朴最出色的代表作之一，与关汉卿的《拜月亭》、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、郑光祖的《倩女离魂》并称为“元代四大爱情剧”，具有杰出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水平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元杂剧形成于宋代，元代时盛极一时，取得了与唐诗、宋词并称为的文学地位。

元统一中国后，真定成为元王朝的腹心，文化、经济空前繁荣，被誉为“四方之都会”。元曲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，使得真定成为仅次于元大都的杂剧活动中心。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盛赞真定为“贵城”。由于地理位置优越、物产丰富，正定成为元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，元代的诗人陈孚这样赞叹：“千里桑麻绿荫城，万家灯火管弦清。”

在真定城南有一座阳和楼，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形容它：“（阳和楼）庄严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。”在元代时，阳和楼周边是真定最繁华的区域。元人纳新《河朔访古记》记载：“真定之南门，曰阳和，其门颇顽固……左右挟二瓦市，优肆倡门、酒垆茶社、豪商大贾，并集于此。”真定城的文人雅士喜欢登上阳和楼把酒临风、吟诗作赋，聚集在这里研讨作品、交流创作心得。正是有了阳和楼这个交流的平台，才奠定了真定元杂剧的历史地位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元曲就诞生于阳和楼前那片“勾栏瓦市”之中。

真定名角汇聚、演出频繁，也推进着元杂剧的繁荣，使真定呈现出元杂剧创作与演出双星辉映的盛况。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曾做过这样的评价：“在研究中国早期戏剧的时候，正定就是一个避不开的地方。”

元代的真定，成为一座元曲文化繁盛之城。

作家群 写下元曲灿烂篇章

元人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论著，书中所录元杂剧兴盛时期的作家56人、作品345种，其中真定作家7人、作品45种。

其中白朴、李文蔚、尚仲贤、戴善甫、侯克中、江德润、史樟等都是真定的名家，比人们熟知的元曲大家马致远、王实甫要早几十年。

白朴是真定元曲作家群的领军人物，他的《梧桐雨》被戏剧界列为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，他的《墙头马上》被戏剧界列为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之一。

白朴，祖籍隰州（治今山西河曲），金哀宗正大三年（1226年）出生在金王朝的都城南京（今开封）。白朴的父亲白华，官至金王朝枢密院判官，与文学家元好问交好。金哀宗天兴三年（1234年），蒙古灭金。在战乱中，白朴“仓皇失母”，流散无靠。这时，元好问收养了他，辗转迁居，最后到了真定落籍定居。当时，真定在史天泽的治理下，社会相对安定，大批文人名士慕名依附。后来白华也来到真定投靠史天泽，并在真定安家。

白朴自幼好读诗书，又受到元好问的培养教育，在少年时便显出极高的文才。中统二年（1261年），史天泽升任元朝中书右丞相，曾向元世祖举荐白朴，但白朴不愿为官，再三辞谢，每日与文友放情山水之间。他在与当时文人名士的交往中，深受熏陶，遂成为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和散曲作家，与关汉卿、马致远、郑光祖并称“元曲四大家”。

在当时的正定，除了白朴，还活跃着一个元曲的作家群体。他们不仅为元曲艺术的发展写下了灿烂的篇章，也创造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高峰。

真定人李文蔚一生共创作杂剧十种，尤工散曲，以《燕青博鱼》为代表。他与白朴是好友，二人常以“经卷琴囊，酒樽诗笔”相伴为乐。直到晚年，李文蔚还与白朴有书信往来。他作杂剧大约也始于在真定的青年时代。

真定元曲作家尚仲贤是元代一位重要的剧作家，所作杂剧11种，《柳毅传书》神话杂剧是他的代表作，也是我国戏曲的传统剧目。这个流传数百年不衰的爱情故事，一直盛演不衰。近代梅兰芳出演的京剧《龙女牧羊》就是根据此剧改编。清代李渔还把《柳毅传书》与《张生煮海》合并改编为《厨中楼》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

戴善甫也是真定人，他所作杂剧今仅存有《风光好》一种，另有《玩江楼》戏曲一套。《风光好》内容取材于宋人郑文宝所撰《南唐近事》一书中有关陶谷与秦弱兰的故事，经戴善甫改编，成为鲜明生动的讽刺喜剧，在元杂剧中别具一格。

真定元曲作家侯克中幼年失明，但他不以盲疾自弃，听学童诵书，不到一天便能全部熟记；不以年高废学，90多岁仍有作品问世。他的散曲和杂剧在当时颇负盛名，著作杂剧《关盼盼春风燕子楼》，但未见传本，散曲只留下一套《客中寄情》。

史樟是元朝中书右丞相史天泽的次子，人称“九公子”，在元曲作家中是出身高贵、官职相当高的一位。他不但酷爱戏曲，而且“喜庄列学”，他创作的杂剧《庄周梦》为“神仙道化”题材开了先河。《录鬼簿》中赞誉“此剧曲文特佳，通本俊语，不胜利举。”

博物馆 传承元曲艺术魅力

为了推进元曲文化的普及和传播，提升正定特色文化品牌影响力，正定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、建于清末民初的马家大院改造为元曲博物馆，以此展现正定与元曲的渊源以及元曲的文化魅力。

元曲博物馆坐落于正定县城中心地段，是正定县城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四合院式民居，三进四合院，重重叠叠，曲径通幽，把外面的喧哗一下子挡在了院外。

整个博物馆以“曲韵天成 遗音流淌”为主题，共分为四个单元五个展厅，形式丰富地介绍了元曲的发展脉络、元杂剧的剧本形式、五宫四调与曲牌等。

正定成就了白朴的元曲生涯，因此元曲博物馆为他特辟一个独立展厅。来到第一进院落，白朴雕像首先映入眼帘，只见他浑身上下透出儒雅脱俗的气质，清风傲骨、平民情怀呼之欲出。在左侧厢房专门设置了白朴书房，再现了白朴提笔展卷、构思故事、酝酿佳句的创作过程，似乎使得这座博物馆更有灵魂，更具了生命。

虽说元曲博物馆不算大，但展品丰富多彩、展示手段多种多样。墙上的正定元曲作家群浮雕栩栩如生；展板上《柳毅传书》《风光好》等明代刻本插图简练传神；展柜中元代瓷枕、与元曲有关的古书籍以及乐器与戏服，让人大开眼界……同时，博物馆中的多媒体、大屏幕等现代展示手段，又增加了观赏的互动性和时代感。

元曲博物馆的建立，使元曲得以更好保护、传承与弘扬，也让我们近距离感知元曲的艺术魅力，感受元曲在这里落地、生根、发芽，感悟元曲作家群为这座古城留下的深厚历史和文化。



阳和楼成就了元曲在真定的辉煌。（资料图片）

味道

□陈宗海

在乡下单位值班。晚饭后，便信步田野，猛然发现山野的沟沟岔岔，苜蓿草旺旺地生长着，也许是今天的雨，洗亮了它们的叶子，细碎而繁茂的茎叶，在阳光下绿得发亮。

葛洪《西京杂记》云：“苜蓿原出大宛，汉使张骞带回中国。”可见苜蓿走人们视野的历史已十分久远。苜蓿广泛分布，在田园、河道、村舍周围都比较常见。也有农村种植的，成片成片的。它们是牛羊上好的饲草，也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独特美味。

苜蓿有多样的吃法。最简单的一种吃法是，每当苜蓿草的嫩芽钻出地面，最初的一两层茎叶刚刚完成分蘖，

苜蓿菜，春天的味道

便把它们掐下来，洗净，放入水中焯掉，捞出来控净水，拌适量盐、炆油，滴入少许醋。一道佳肴出锅了。

苜蓿性凉，进食后能消除内火，是维护健康的上乘菜肴。这个也许不很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口感，嫩嫩的，带着自然的清香和来自田野的粗糙味道。

这样的美味，自然深得人们的喜爱。小时候记事起，每到春天，就跟一帮小伙伴们到河岸、田埂、杨树林里去掐苜蓿。一帮人提前约好了，等到下午放学后，各自提着小菜篮，说说笑笑，奔向田野。

到达目的地后，大伙一边追逐着星星点点的苜蓿草，一边天南海北地分享着各自的故事。其实这些故事都

与我们没有关系，都是从打工回来的父母那里听来的。那时候，我们小孩是很少有机会走出山沟的，所以总是对“外面的世界”充满了好奇。

也是从那时起，我们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，产生了关于城市、火车、远方之类的最初梦想。

耳朵里听着故事，手下也是不会慢下来的。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暗暗竞争，看谁掐的苜蓿多，看谁先将自己的菜篮盛满了。那个年代，农村经济条件差，为了果腹，在春天，苜蓿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

小时候，奶奶就给我们这样做过。我们将采摘来的新鲜苜蓿洗净，然后把这些嫩嫩的苜蓿放入开水中略微一焯，跟切好的肉丁混合，放入适量的葱、盐和调料，搅拌均匀，做成苜蓿肉馅儿。

奶奶和好了面，将面团揉成条，又揪出一个个小面剂，擀成面皮儿。在奶奶的指挥下，我们开始围在案板前，包起了饺子。

刚出锅的苜蓿肉馅饺子，咬一口，嘴角滴着浓烈的汁水。

过几天，再央求奶奶做一顿，奶奶便会训斥：“娃娃们，福不可重享！”“哪天过年哩！”我们便只能就着苜蓿菜，吃一顿面条了。

现在想来，奶奶可能是嫌工序多、麻烦，更多的原因是过日子真的需要节俭啊。

当然，这种就着苜蓿菜吃一碗面条的日子，也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咀嚼它的滋味……